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九十八

禮部

風教講約二

○乾隆元年覆准直省督撫應嚴飭各地方官於各鄉里民中擇其素行醇謹通曉文義者舉為約正不拘名數令各就所近鄉鎮恭將

聖諭廣訓勤為宣講誠心開導並摘所犯律條刊布曉諭仍嚴飭地方官及教官不時巡行講約之所實力勸導使人人共知倫常大義如有虛立約所視為具文者該督撫即以怠玩廢弛題參照

例議處。二年

諭

皇祖

皇考洋洋聖謨字字切於民生日用誠使講明切究實力奉行自有革薄從忠之效著傳諭直省督撫率有司將

聖諭實心宣講多方勸導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共知遵守是訓是行以無負

教迪提撕至意。又議准約正直月原令州縣於各鄉舉行不論士民不拘名數惟擇其人以行化導

之事。而宣講
聖諭廣訓之外。並將
欽定律條。刊布曉諭。比年以來。屢經嚴飭地方官及教
官實力奉行。但恐各省中尚有未及刊布之處。
應再行令直省。轉飭各州縣。摘取簡明律例。並
將雍正四年欽奉
上諭。彙刊成册。酌量大小各鄉邨。徧行頒給。仍令州縣
各官。董率約正直月。勤為宣講。該督撫嚴加查
察。毋使視為具文。○三年
諭。近京地方。上年被水。今春少雨。民閒米價昂貴。朕心

甚為憂慮悉心細籌添設米廠減價平糶其他有益於民食者莫不慮及原欲使閭閻小民易得升斗以為餬口之計也乃發米日多而市價並不稍減轉或加增其中必有居奇之人糴買官米展轉糶賣獲重利以肥身家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獨不知太倉之粟原以備官兵俸餉之需今因民食維艱減價發糶此軫念民瘼之至意諒為中外所共悉凡屬良民見朕如此焦勞如此籌畫俱當感發善心縱不能出其所有以濟窮困奈何將官家惠養貧民之物轉為一己圖利之資而坐視多人之謀食艱難曾不一

動念乎。又如京師錢文昂貴。朕不得已。設立官局以
平市價。而錢價近復加昂。亦必有姦民囤積不肯輕
售。以待厚利者。夫商賈即百姓也。朕一視同仁。並無
區別。乃朕施一利民之政。而伊等即多一營私之謀。
何人心之不古。難以化誨。遂至此極耶。至於八旗之
人。動輒望賞望借。以濟匱乏。不知國家經制有常。為
政有體。豈有無端賞借。以博衆人一時感悅之理。且
國家之有恩施。亦如
上天之有雨澤。若雨澤下降。而播種不豫。力作不勤。亦
不能望收穫。況一時之賞借。猶如一時之驟雨。可暫

而不可常。能給而不能足。加之伊等又不知撙節愛
惜。隨手浪費。於生計絲毫無補。其裨益果安在耶。朕
實不忍兵民等之蚩愚不悟。特頒此旨。再行曉諭。各
該管衙門可刊刻宣布。俾人人觸發本心。痛改惡習。
庶幾感召
天和。雨暘時若。不獨蒙福佑於無窮。而人心風俗。亦可
望漸歸於湻厚矣。欽此。遵
旨刊刻頒發八旗各衙門。並於五城內外通衢。出示曉
諭。仍令八旗五城。及順天府轉飭所屬州縣。每
逢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之後。再將此次欽奉

上諭明白講解。切實曉示。俾兵民人等。俱得領會。○四年覆准。各省督撫。應將雍正二年。原頒鬬毆諸條。逐一書刻木榜。於各該州縣地方。概行徧設。仍令上司不時稽查。儻遇損壞。即令修葺更換。

○五年

諭。從來為治之道。不外教養兩端。然必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故論治者。往往先養後教。朕御極以來。日為斯民籌衣食之源。水旱之備。所期薄海蒸黎。蓋藏充裕。俯仰有資。以為施教之地。而解慍阜財之效。尚未克

副朕懷。第思維皇降衷。有物有則。衣食以養其身。教化以復其性。二者相成而不相妨。不容偏廢。正如為學之道。知先行後。然知行並進。非劃然兩時。判然兩事。又安得謂養之之道未裕。遂置教化為緩圖也。今學校徧天下。山陬海澨之人。無不挾詩書而游庠序。顧學者徒以文藝弋科名。官司以課試為職業。於學問根本切實用功所在。概未暇及。司牧者盡心於簿書筐篋。或進諸生而談舉藝。則以為作養人材。振興文教。其於閭閻小民。則謂是蚩蚩者不足與興教化。平時不加訓迪。及陷於罪。則執法以繩之。無怪乎習

俗之不醇。而詬誶囂陵之不能禁止也。朱子云。聖人教人。大概止能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明。此深探立教本源。至為切實。蓋心性雖民之秉彝。而心為物誘則放。性為欲累則昏。存心養性。非知道者不足與幾。若夫事親從兄。則家庭日用。人人共由。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又人人同具。不待勉强要之。堯舜之道。不外乎是。即如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此即是孝。能推是心。而凡所以順其親者無不至。則為孝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即是

弟。能推是心。而凡所以敬其長者無不至。則爲悌弟。一人如此。人人從而效焉。一家如此。一鄉從而效焉。則爲善俗。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由是道也。惟在上者不爲提撕儆覺。則習而不察。而一時之明不勝夫積習之漸染。重昏錮蔽。日入於禽獸而不自知。任君師之責者。奚忍不爲之申重而切諭之也。我

聖祖仁皇帝頒

聖諭以教士民。首崇孝弟。

皇考世宗憲皇帝衍爲廣訓。往返周詳。已無遺蘊。但朔

望宣講。止屬具文。口耳傳述。未能領會。不知國家教人。字字要人躬行實踐。樸實做去。人倫日用。止是聖賢學問至切要處。堯舜之世。比戶可封。止是能盡孝弟。放僻邪侈。觸陷法網。止為不知孝弟。記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誠能如此存心。豈復有縱欲妄行之事。苟不從此處切實做起。雖誦讀詩書。高談性命。直謂之不學可耳。凡有牧民課士之責者。隨時隨事。切實訓誨。有一事之近於孝弟。則從而獎勸之。一事之近於不孝不弟。則從而懲戒之。平時則為之開導。遇事則為之剖

晰。如此則親切而易入。將見父詔兄勉。日積月累。天良勃發。率其良知良能。以充孝弟之實。藹然有恩。秩然有義。豫順積於家庭。太和翔於宇宙。親遜成風。必從此始。凡吾赤子。其敬聽諸。凡厥司牧。其敬奉諸。○

又議准。豫省民愚易誘。少壯習於拳棒。恐被邪教之人。煽騙入夥。宜嚴查申禁。兼於每月朔望

宣講

聖諭之時。該地方官親身勸導。將律內所載邪教妖言等各條定例。分析講解。明白曉諭。並將此次欽

奉

諭旨朗暢宣讀俾知所儆惕不敢為非○又覆准約正
直月原於舉貢生員人等內揀選即古閭師黨
正之遺意至教官雖有化導之責但各州縣所
轄鄉邨鎮市勢難徧及且教官訓課諸生尚有
不時講課之事若令每季周行邨鎮必至不能
兼顧嗣後仍照原議令約正等將
聖諭勤加宣講仍飭地方官與教官不時巡行稽查毋
庸更易章程至大小各官凡遇士民吏役聚集
之時公事畢後俱照前委曲開導兵丁令該管
官弁於操演之暇詳切教訓並各省義學行令

教習。於生童課試之日。亦諄諄訓誨。實力奉行。

。又議准。令各州縣於各鄉中。選擇老成公正。衆所素服者。授為鄉約。免其雜差。俾專心勸導。如勸導有方。三歲之中。全無鬬爭命案者。詳報藩司。給扁獎勵。。九年覆准。現在所有申明亭。俱行修整。應將所奉教民

教諭。繕寫刊刻。敬謹懸挂。並將舊有一切曉民條約。悉行刊刻木榜。俾郡邑士民。瞻仰傳誦。共遵

聖化。永沐

皇仁。其舊有申明亭。而現為胥役民人侵占者。查出悉

行交官修葺。至原無申明亭之處。及傾圮僅存
基址者。毋庸糜費重建。令各該督撫於該地城
市通衢。可以安置木榜之所。酌量辦理。所需修
理工料。及添設木榜等費。不得任聽該地方官
藉端科派。應令各該督撫照例報明戶部工部。
覈議飭遵。再查申明亭舊制。凡不孝不弟及一
應為惡之人。書其姓名於亭。能改過自新者則
去之。仍照舊制遵行。○十年覆准。刑部奏將乾
隆五年所奏
諭旨訓飭士子文。通行頒發直省學宮。令教官一體宣

講。永遠遵行。○又覆准直省督撫。應將謀故鬭毆刨墳姦盜等類。及事關倫常風化。並就各地方風俗所易犯法律所必懲者。諄懇明切。刊刷告示。每年分發所屬府州縣。轉飭各鄉約正直月。於每月朔望宣講

聖諭之後。務必實心宣諭勸誡。使之家喻戶曉。戒懼常存。地方有司。不得視為具文。○十一年議准。四川省茂州三齊等三十六寨。悉屬番民居住。應於該寨適中地方。設立講約處一所。每月朔望該州暨儒學等官。輪流前往。督率在城約正帶

同通事。至該寨傳集番民。宣講

聖諭廣訓。其整飭地方利弊文告及律例。仍擇取數條。繙譯講解。務令家喻户曉。咸知畏法。○又覆准。各省督撫。應將有關於忠信孝弟禮義廉恥。扶尊抑卑正名定分等事。擇其明白淺近之詞。刊刻告示。每年分發所屬府州縣衞。於大小鄉邨。徧行布貼。並轉飭各鄉約正直月朔望宣講

聖諭之後。即以方言諺語。為愚民講說。至

上諭十六條內。擇其輕重緩急。分別四時。輪流布貼之處。惟在該地方官因地制宜。隨時辦理。總期於

不涉虛文。亦不必拘以一格。再州縣官員。每年於境內通行徧歷。逐一體察。不必限以一月一次。道府大員。按季巡查。隨時隨地。加以教化。不必以教職代行。徒滋繁擾。○二十三年覆准嗣後宣講

聖諭。務須實力奉行。除每月朔望二次宣講外。或於聽訟之餘。及公出之便。隨事隨時。加以提命。或不妨以土音諺語。敬謹詮解。明白宣示。並將現禁一切邪教等律例。詳細刊板。刷印多張。凡城市以及窮鄉僻壤。徧貼曉諭。儻仍有姦民斂錢賽

會。私立淫祀。如天君聖公。一切誕妄不經之神。
託言用符治病。誘民遠方入會等弊。即嚴行查
拏。按律治罪。○三十四年覆准。嗣後恭遇
諭旨內有宣示中外知之者。令內外文武該管旗民各
衙門。俱刊刻謄黃。張挂曉諭。儻仍前不行宣示
者。即照經手遺漏罰俸一年例。罰俸一年。○四
十二年覆准。民間最為易犯之條。莫如姦盜及
鬬毆人命等項。而姦淫鬬殺之中。關繫倫常。罪
名遞重。鄉曲蚩愚。尤未必盡能通曉。往往身蹈
於法。追悔無及。應通飭各省督撫。將律例內民

閒易犯之姦盜鬬毆人命各條。令各該省臬司。
刊刻告示。並各就其民風習俗所近。臚列詮釋。
印發各州縣。張貼鄉城。通行曉諭。每年春令更
換一次。仍令地方有司。督率鄉約。明白宣講。使
鄉邑之中。輾轉傳述。互相勸勉。以期共臻無刑
之治。○五十年奏准。陝甘二省回民較多。仰蒙
聖澤涵濡。以養以教。馴其桀驁之氣。即可化其頑梗之
風。嗣後每遇朔望。應令各屬州縣召集回民。同
漢民一體宣講
聖諭廣訓。俾咸知孝弟睦婣。以資化導。○五十一年覆

准

京師為首善之區內城居住者多係旗人自幼無

不講讀

聖訓即內城土著居民等生於

輦轂之下於一切政令禮法咸所聞知毋庸設立

講約公所至大興宛平兩縣近來恐有奉行不

力者而五城所屬地方遼闊恐鄉愚小民不克

周知應交順天府五城遵照舊例辦理○嘉慶

四年

諭各省地方有司每逢朔望有傳集民人宣講

聖諭廣訓之事。如果膺民牧者。能教以大義。於國家設
立科條。摘其大端。剴切宣示。俾圜聽之民。知所領悟。
則不但循謹善良。聞而忻慕。即桀驁不馴之徒。亦當
知所斂戢。況地方大小官員。有教育斯民之責。豈可
視為迂闊。置之不講。嗣後不但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當明切講論。即公堂聽獄。赴鄉勸農時。皆可
隨時訓導。啟發顓蒙。庶默化潛消。可漸收易俗移風
之效。毋得視為具文虛應故事。特此通諭各督撫督
率所屬。實意奉行。於化民成俗之道。朕實有厚望焉。

○五年

諭。朕於上年曾經降旨。令各省有司。每逢朔望。謹將
聖諭廣訓。剴切宣示。俾小民知所領悟。各地方官自應
實力奉行。況京師為首善之區。尤宜先為開導。以期
化行自近。嗣後著五城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各官。
選舉鄉約耆老。於朔望之日。齊集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按期講論。毋得視為具文。日久廢弛。以副朕
化民成俗至意。○十八年
諭。從來治民之道。教化為先。國家撫有黎庶。設羣有司。
專以司牧之任。所以迪牖斯民。俾日興於善。非第催
科斷獄。即可稱為良有司也。近來各省地方官。積習

因循。能守法奉職者。已不可多得。至於教化一事。則置焉不講。閒有耻為俗吏勤思治本者。鮮不視為迂談。朔望讀法。孟冬、鄉飲。皆著於令甲。舉行者蓋已寥寥。況實能導民於善。更化易俗者乎。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者為盡人所當知當行。凡在四民。舍此則無以為人。地方有司。舍此則無以為教。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官吏不修正教。無怪愚民習於邪教。其初大率為習好修福之說所惑。因愚入妄。因妄而至於犯上作亂。及罹於罪辜。國有常刑。而實皆由於地方教化不興以致陷溺斯民。至於如此。語

云。邪不勝正。所謂正者。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嗟我良民。何辜受邪說之害。朕思之實為憫惻。著通諭各直省督撫。轉飭該州縣等。於所屬民人。實力化導宣講

聖諭廣訓。務俾家喻戶曉。久之人心感發。知仁而有所不忍為。知義而有所不敢為。則正教昌。邪說自息矣。

○十九年議准。各省督撫及府州縣官。朔望皆宣講

聖諭廣訓。但並未講解發明。且圜而觀聽者。僅執事員役。及附近居民。僻壤窮鄉。豈能家喻戶曉。嗣後

各督撫轉飭所屬州縣按郵頒發一冊遴選生
耆。隨時剴切宣講俾編戶小民。共知嚮善。果能
宣講得法。轉暴為良。在諸生則仍當統計平日
文行實堪舉優者。該學政照例覈實辦理。不必
專以宣講一事。別立科條。在耆儒則地方官量
加獎勵。其有奉行不善者。立予究辦。以示勸懲。
○二十年
諭。仰惟
聖祖仁皇帝欽頒
聖諭。

世宗憲皇帝繹為
廣訓。本天理人情之極則。為牖民淑世之教。言實為大
經大法。從前布之學宮。並責成地方官朔望宣讀。著
於令甲。立法已為周備。今若令府州縣衛徧行刊印。
於編查保甲之時。逐保散給。未免近於褻越。且
聖諭廣訓之旨。皆係四書五經之精義。今海內十室之
聚。必有四子之書。然而斯民淑慝不一。其類非盡目
不睹聖賢之書。知而不由。雖家置一冊無益也。夫欲
斯民興起於善。不外教養二端。今各府州縣衛皆設
有學宮。其省會及府州縣之大者。復各建有書院。士

為四民之首。各該教官山長。誠能盡心化導。則士子束身砥行。即編戶齊民。亦可互相觀感。其道府州縣與民切近。著各就所屬地方。察其民風俗尚。有染於汙俗。惑於邪說。及不知崇尚禮義者。各救其弊。切指而詰誡之。即恭閱

聖諭廣訓之旨。衍為直解。刊刻告示。曉諭衆庶。俾知彰善癉惡之意。其事較為簡而易行。但正德由於厚生。州縣有牧民之責。尤當各於所治之境。興利除害。盡心民事。以裕民生。使衣食足而禮義興。自可期風俗日淳。邪慝不作矣。○ 道光十五年

諭。學校為培養人材之地。士品克端。斯民風日茂。亦惟
訓迪有術。斯士習益湻。定例每於朔望敬謹宣講
聖諭廣訓。並分派教官。親赴四鄉宣講。俾城鄉士民。共
知遵守。乃近來奉行日久。視若具文。教官懈於訓誨。
士民習於浮奢。允宜亟加整頓。振起人材。著直省各
督撫嚴飭地方官。遵照成例。敬謹宣講
聖諭廣訓。務須實力奉行。不得日久生懈。以期士習民
風。蒸蒸日上。用副朕作養人材至意。○十九年
諭。向例各直省地方官。於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俾鄉曲愚民。皆知嚮善。良法美意。允宜永遠

遵行。惟州縣地方遼闊。宣講仍慮未周。嗣後各省學政到任。即恭書

聖諭廣訓刊刻刷印。頒行各學。徧給生童。令人人得以誦習。並著翰林院敬謹推闡

聖諭內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撰擬有韻之文。進呈候朕欽定。頒發各省。飭令各該學政。一併恭書徧頒鄉塾。俾民間童年誦習。潛移默化。以敦風俗而正人心。

○咸豐元年

諭前因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當經降旨。飭令各省地方。課士授徒。均以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為講習之本。良由士為民倡。士習端則民風
自歸湻正。近年兩廣盜賊肆行。據奏多係會匪煽惑
鄉曲愚氓。習聞異說。致罹法網。朕甚憫焉。因思正人
心必先息邪說。息邪說必先廣化導。恭讀
皇考宣宗成皇帝欽定敬闡
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四言韻文。語簡意賅。
允足儆覺冥頑。俾知感悟。從前曾奉
諭旨頒行。直省大小官吏。自必敬謹奉行。第恐日久視
為具文。而窮鄉僻壤。又未能家置一編。人人誦習。茲

特親書一通。命武英殿勒石搨印。頒行天下。各直省
將軍督撫府尹學政。督飭地方文武官員。及各學教
官。欽遵宣布。無論官紳士庶。均准摹勒刊刻以廣流
傳。俾山陬海澨。鄉塾顓蒙。口誦心維。滌瑕盪穢。咸曉
然於名教之可樂。邪說之難容。父師以是為教。子弟
以是為守。正道既明。羣情不惑。一切妄誕之言。無從
煽誘。薄海蒼黎。涵濡
聖化。風俗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又
諭。陸建瀛奏恭刊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直解。裝潢進呈。並將現在宣講章程。開單具

奏。該督所進之書。刊刻甚好。已留覽矣。單開各條。朕

詳加披閱。所稱責成教官慎選樸實生員每日赴鄉

宣講。藉可驗對保甲戶口。並令地方官於因公赴鄉。

隨時獎勸。教官課士。書院授徒。均令加試性理論一

道。並將

欽定四言韻文。頒給各州縣。令塾師詳細講解。以正蒙

始。所擬均屬可行。著即飭屬認真遵辦。毋得始勤終

怠。視為具文。至該督所轄三省各營。現擬頒給

聖諭廣訓直解一部。惟在該管將備。隨時講解。使兵丁

等明曉大義。有勇知方。自未便以書塾規條。施之營伍。該督所稱操演事畢宣講之處。執謬難行。著毋庸議。

○同治四年

諭。我朝雍正年間。頒發

聖諭廣訓。通飭各直省地方官。於每月朔望。剴切宣講。務使鄉曲愚民。咸知嚮善。

列聖相承。諄諄誥誡。不啻再三。朕御極之初。亦經宣諭中外。實力奉行。毋得虛應故事。乃近來州縣官藐視舊章。不知講約為何事。以致人心風俗。敗壞滋深。不但鄉里小民。日趨邪僻。竟有身列膠庠。忝然四民之

秀亦竟離經畔道而肆無忌憚者世道人心所關匪細亟應申明舊例以示率從著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大吏嚴飭所屬地方官選擇鄉約於每月朔望齊赴公所敬將

聖諭廣訓各條剴切宣示其距城較遠各鄉即著該地方官選擇品行端正紳耆設立公所按期宣講仍由該地方官隨時考察不得日久玩生教諭訓導等官課士而外惟當與諸生講論孔孟之道以砥礪其身心其各省學政案臨處所亦當督同學官隨時闡揚正教認真開導俾士民各端趨嚮有所遵循儻有地

方州縣。及各學教官。虛應故事。奉行不力。即由該管
督撫學政據實叅處。以維風化而振愚蒙。光緒二
年
諭。宣講
聖諭廣訓。鉅典昭垂。自應認真舉辦。乃近來各地方官。
往往視為具文。實屬不成事體。著順天府五城。實
力奉行。並著各直省督撫學政。督飭地方暨教職
各官。隨時宣講。毋得有名無實。十七年
諭。朕恭讀
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言一書。仰體

天心特垂明訓精詳切實俾斯世遷善改過一道同風

實足變澆俗而臻盛化惟原編止有清文特命繙

書房加譯漢文發交武英殿刊刻成書茲據奏刷

印完竣裝潢呈覽著每省頒發一部交各該將軍

督撫照式刊發各屬學官每月朔望同

聖諭廣訓一體敬謹宣講用示朕欽承

祖訓輔教牖民之至意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九

禮部

風教 訓飭風俗一

訓飭風俗○雍正十三年十一月

諭。民間惡習。無過於博戲。有或陷溺於其中。則子弟欺其父兄。奴僕背其家主。逃亡盜賊之源。鮮不由此。又有市井姦兇。十五為羣。聚黨鬬很。為患於鄉閭。或強爭市肆。或淩挾富人。朝羅官法。夕復逞兇。其惡不減於劫盜。至於牛為農事之本。民賴以生。故惟

郊壇

宗廟
社稷
嶽瀆之重。乃用太牢。而愚民妄肆宰屠。價賤於羊豕。
悖莫甚焉。是以
皇考莅政之初。即用為大禁。嚴飭百吏。訪緝姦宄。造賭
具者有禁。屠耕牛者有罰。執法不移。由是鬬很酗博
之莠民。屛息而不敢出。內則五城衢巷市井之賊日
稀。外則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逢劫盜。田疇益治。井
里宴眠。摩以歲月。乃克致此。朕承百度肅清之後。故
庶政皆從寬大。欲中外吏民。蒸然嚮化。遷善遠罪。而

不自知。然所宥者眚災。所恤者善良。非謂怙終而不悛者。舉可縱釋也。近聞姦民倡為流言。以惑衆志。詭云步軍統領緝獲賭博。已經奏聞。朕置而不問。又云屠牛之禁亦開。昔周公立造言之刑。重罷民之罰。謂非此不足以定民志而成化道也。敕下步軍統領暨五城御史。密訪嚴緝造為此言者。以正典刑。各直省州縣。有不能治其境內而犯此三禁者。該督撫即時糸究其或失察。朕亦不能為大吏寬。昔
皇考多方鼓舞。故告發賭博。隸民加賞。有司議敘。而奉行失宜。間或有生事自以為功者。自今以往。其各實

心查禁。若不能禁賭及造賭具者。必以不職罪之。打降及屠牛亦然。惡萌復生。將墮
皇考已成治化。朕滋懼焉。爾諸臣其共懔之。○乾隆元
年
諭。朕聞姦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
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王所不待
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
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公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倡妓。則自周以前。入類中未嘗有此。四惡者劫

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糾禁。戒飭守土之官。法在必行。日夜捕緝。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响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已改業。而家室以安。聚黨打架者斂迹。而城市鄉鎮。鮮聞鬬罵。倡妓遠藏。不敢淹留於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貫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實享其樂利者也。朕自嗣位以來。蠲免租賦。豁除賠累。裁革積弊。增廣赦條。無非惠保良民。使得從

容休息。衣食滋殖。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縱弛。民間訛言諸禁已開。風聞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即如天津一帶私鹽。橫行無忌。恐其他類此者。相繼而起。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旨。隳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賊善良。傷敗風俗也。自後如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不時訪察。即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者。或被內外臣工覈實列奏。或朕訪聞得知。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

賄賂等。決不輕貸。爾諸臣慎毋泄泄沓沓。自取殃咎。戒之。○又

諭。厚生之道。在於務本而節用。節用之道。在於崇實而去華。朕聞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多侈靡。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期華鮮。飲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間。茶坊酒肆。星列棊置。少年無知。游蕩失業。彼處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難充為慮。何堪習俗如此。民生安得不愈艱難。朕軫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將歷年各項積欠。儘數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寬然之時。正當各勤職業。尚樸去奢。以防

匱乏。豈可習於侈靡。轉相倣效。日甚一日。積爲風俗之憂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臨民之責者。皆當徧行化導。宣朕德音。搢紳之家。宜躬行節儉。以率先之。布帛可安。不必文綺也。麤糲可食。不必珍羞也。物力可惜。毋滋濫費。終身宜計。毋快目前。以儉素相先。以樽節相尚。必能漸返淳樸。改去積習。庶幾唐魏之風焉。又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病不求醫。惟勤禱賽。中產以下。每至破家。病者未必獲全。生者已至坐困。愚民習而不悔。尤屬可憫。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毋令蠱惑。亦保民之一端也。凡此

皆不用嚴峻迫切。立法繁苛。反致擾民。惟誠心訓諭。寬以歲月。自應遷善而不自知。朕保民念切。不憚諄切言之。官吏士民。其皆敬聽毋忽。○四年

諭。天道福善禍淫。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乃萬古不易之理。從未有諂媚鬼神。而即可以避災獲福者。無如小民知識短淺。往往惑於鬼神之說。祈求禱祀。為費不貲。雖仰事俯育之謀。皆所不計。而其中最為耗蠹者。則莫如越省進香之事。其程途則有千餘里以及二三千里之遙。其時日則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初春前往。春暮方歸。以鄉農有限

之蓋藏坐耗於酬神結會之舉以三春最要之時日消磨於風塵奔走之中朕聞直隷山東山西陝西等處風俗大率如此而河南為尤甚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為羣先至省會城隍廟申疏焚香名曰挂號然後分途四出成行結隊填塞街衢樹幟揚旛鳴金擊鼓黃冠緇衣前後導引男女雜遝姦良莫辨鬬毆拐竊暗滋事端此等劣習在目前則耗費錢財而將來即恐流於邪教惟是相沿已久若驟然加以懲治未免又多擾累著各省督撫訪察所屬有越省進香者善為曉諭化導徐徐轉移俾知惠迪吉從逆凶之

正道時生善心。勉行善事。必蒙神祇默佑。況神靈隨處降格。不必遠求。即欲奉佛酬願。亦止於本境祠廟。虔誠行之。毋得呼朋聚衆。跋履山川。以致誤農耗財。成人心風俗之害。該部可即行文各省督撫知之。

六年

諭。朕惟士農工商。各有恆業。衣食由此而裕。教化由此而行。惟游惰之民。實為閭里之蠹。我國家昇平休養。生齒滋繁。而游惰亦以日衆。此等之人。性好游佚。習成驕恣。不畏刑憲。罔恤鄉評。酒食流連。拳勇是尚。黠桀者為豪為傑。柔狡者為詐為姦。大凡鄉曲之中。其

誘民以奢靡沈湎者游惰也誘民以博弈鬬訟者游惰也誘民以作姦犯科者游惰也愚懦無知轉相慕效往往棄本業而從之戕生敗家比比而是甚至如近年逆苗蠢動皆由內地游手姦徒幸災樂禍或啗以財帛或誣以鬼神煽惑愚頑遠近要結蜂屯蟻集致生事端遂不得不用兵勦捕正孟子所謂無恆產而無恆心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者朕撫育羣黎深念正德厚生之要勸農敦本訓飭不啻再三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務生計曾特頒諭旨令各督撫董率該地方官實力稽查多方化導責令父兄族黨嚴加管束

不遵訓約者。加以懲治。邇來留心體訪。有司並未實力奉行。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善良。游惰者姦宄之源也。當其游惰而董教之。懲戒之。使悟而知返。則可納於善良。若聽其游惰而不早為之所。是縱之使為姦宄也。父母斯民之義何居。現今保甲之法。在在舉行。稽查甚易為力。而一切視為具文。置之膜外。尚安望其阜財賉而興禮讓哉。地方有司。有不實心整飭化導。仍前怠玩者。朕必於該督撫是問。○

八年

諭。國家子惠黎元。教養由來並重。朕君臨天下。宵旰維

勤。重農桑。輕徭賦。所以養民者惟恐不周。至於正人心。厚風俗。皆國之大務。尤所時廑於懷者。凡中外臣工。莫不諄切誡諭。務使民間習尚馴良。訟獄衰息。以漸臻風移俗易之效。乃數年以來。民風仍未還醇。習俗每輕犯法。豈小民之不可牖迪歟。抑牧令之教化不洽。而德意未孚也。古者朝廷之政。象魏懸書。閭里之教。月吉讀法。三物六行。非徒具文。我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飭紀敦倫。型方正俗。精義超越前古。

世宗憲皇帝萬言廣訓。益加詳明。剴切開導。所以牖民

覺世者至矣。使地方有司。竭誠宣布。雖甚愚頑。誰無天性。亦必洗心滌慮。革薄從忠。駸駸於上理。無如實力奉行者甚少。即朔望宣講。不過在城一隅。附近居民。聚集觀聽者。僅數百十人。而各鄉鎮間有講約之所。亦多日久廢弛。全無實際。至所奉諭旨。有關於教民者。亦惟張挂告示。視為通行之常例。焉能使之悅耳革心。翻然悔悟。是以尚氣輕生。狃於性成。作姦犯科。常為俗染。及其怙終不悛。而刑罰隨其後。朕甚憫之。夫守令者民之父母。古所稱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惟本至誠惻怛之意。以感動愚民。使之各自儆省。又

能隨時隨事。委曲勸誘。諒無不可化誨之人。亦無往而非敷教之地。即聽訟一端。兩造具在。鄰佑親族。齊集公庭。正百姓耳目所屬。推誠曉諭。最易提撕。不徒現犯者各自愧悔。並使旁觀者亦因此傳播。交相勸勉。若公事稍暇。或講讀編審。或勸課農桑。即可單車減從。親歷鄉村。遇父老子弟。奬其善良。懲其不率。申之以勸誡。示之以榮辱。循謹者益加鼓勵。即強悍者亦知戒懲。漸摩日久。情性和順。貪利好勝之心不作。而一道同風之盛可幾矣。惟是百姓以守令之行事為觀感。守令以督撫之意指為從違。為督撫者。果能

董率所屬。留心化導。實力奉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斷未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若徒視為虛文。接到諭
旨。轉行牌示。遂以為已經遵奉。則亦何益之有。各省
督撫等受朕深恩。畀以封疆重寄。尚其儆惕黽勉。以
無負朕諄諄誥誡之至意。○九年覆准御史史積琦
奏州縣為親民之官。宜興教化。一摺奉
旨。牖民正俗之要。雖屢經朕諭。不啻再三。而各省督撫
實力奉行者鮮。其去取屬員。不過以聽斷明應對給
者為能。如該御史所指者實有之。若概以屢奉上諭。
立有條規。毋庸再議為辭。則頹波日下。民不知禮義。

所繫誠非小也。其令各省督撫，將歷年所奉教養百姓之事，現今如何奉行，並行之有無成效之處，悉心條對，後大學士九卿再行詳議以聞。○十年

諭。有人奏稱近日民驕之處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賑濟。赴工者領帑到手，私自潛逃，望賑者一有不得，鬨堂鬨市，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辦理未善。即如工程一事，有種無賴之徒，平時串通胥吏，遇有興修，謀為包攬，又或蠹役已領帑金，捏名包作，地方官利其省便，遂不加深求，一經發帑轉手，花銷迨動工之時，拮据莫措，遂不得不為逃避之計，亦或有不肖工員，雖零

星雇募。按名發銀而土方則以廣為狹。挑空則以深為淺。論價則是。計工則非。及民力不支。大工弗集。則曲飾其說。以為民驕之故。又如散賑一事。被災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聲譽。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數。虛為慰藉。愚民無知。信為實然。迨地方官按例查辦。絕不如前。而鬨鬧之端起。又或被災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即時申報。以致民情惶怖。而鬨鬧之端亦起。又或有司防範未周。胥役刁難。民鮮實獲。吏多中飽。及至倉猝不能鎮撫。則亦曲飾其說。以為民驕之故等語。現在各省民情安帖。稍加恩惠。俱知感戴。細察情

形此時尚無驕縱氣象間有一二鬨鬧之處或係地方官辦理未善以致釀成事端如奏內所稱諸弊種種亦未可定各督撫等身任封疆有教養斯民之責平日自當留心化導遇有工賑等事更須訓飭屬員妥協料理務使諸弊悉除民情帖服方不負朕愛養黎元之意今既有人陳奏及此爾等可寄與各督撫令其知之

○十六年

諭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吴尤所廑念也粵自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歷今四十餘年

盛典昭垂。衢謡在耳。頃者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朕已疊沛恩膏。廣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户口益增。習尚所趨。葢藏未裕。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夫去奢崇實。固閭閻生計之常經。而因時訓俗。以宣風而布化。則官茲土者之責也。其尚勵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凡茲士庶。更宜各敦本業。力屛浮華。以節儉留其有餘。以勤勞補其不足。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將見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昇平之福。朕清蹕所

至有厚望焉。○又

諭。朕省方觀民。茂求上理。前因浙省士庶。誼切急公。正供概無宿逋。頒諭嘉獎。誕布特恩。頃翠華莅止。周覽土風。雖與三吴繡壤相錯。而閭閻趨嚮。較吴稍樸。但浮競之習。舉所不免。其蓋藏未裕均也。凡爾封疆大吏。暨監司守令。俱有教養斯民之責。當以移風易俗為己任。詎惟薄書期會。為克盡乃職。其在小民。則宜崇實去奢。雍睦敦讓。相勉於孝弟力田。以臻仁壽之俗。將見化行俗美。有進而日上者。兹當旋蹕。用申訓諭。其善承朕意毋忽。○又奉

旨。御史孫宗溥奏請酌定經制以節民用一摺。欲將民間婚喪燕饗。酌定規條。於教化之中。寓制防之限。似亦黜浮崇實之意。但天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唐魏之勤儉。吳會之華靡。自古已然。皆各隨其土性以成習尚。是以山陜之民。富者知節嗇。江浙之民。貧者矜華贍。其風自難頓革。是惟力為漸摩。去其太甚。以期至於返樸還湻耳。且地方有富民。遇賓祭等事。即用度較豐。小民亦得資其餘瀝。以事生養。必令吳越之俗。迫之使效秦晉之風。無論一時難強。且使富者專利自封。則貧者益難餬口矣。若概恐其時絀舉贏。遂

嚴立限制。抑而裁之。以示必從。不從即以法繩其後。此益勢所不能。徒使胥吏乘此需索訛詐。更為民累。即特頒禁令。亦不過託之文告。一經曉諭。便可置之不問。於閭閻有何裨益。在孫宗溥亦自謂但去其太甚。無事煩苛滋擾。亦明知其事之難行矣。如果華侈太甚。地方有司。自應隨時教導。使之潛移默化。若惟是摭拾浮詞。而為此奏。則仍以虛文相尚。朕所不取。著傳諭中外知之。○二十九年

諭。輔德奏江西訟案繁多。率由府省地方。斂金置產。合族建祠。不肖之徒。妄起事端。所至停宿訟徒。開銷祠

費。甚至牽引遠年君王將相為始祖。荒唐悖謬。不可究詰。現在通飭查辦一摺。所見甚為正當。已批如所議行矣。民間敦宗睦族。歲時立祠修祀。果其地在本處鄉城。人皆同宗嫡屬。非惟例所不禁。抑且俗有可封。若牽引一府一省遼遠不可知之人。妄聯姓氏。創立公祠。其始不過借以醵貲漁利。其後馴至聚匪藏姦。流弊無所底止。正恐不獨江西一省為然。地方大吏。自當體察制防。以懲敝習。況禮經所載。大夫不得祖諸侯。即譜系實有可稽。而地望既殊。尚宜遠嫌守分。若以本非支派。攀援竄附。冒為遥遥華胄。則是醜

顔僭越罔知忌憚。名教尚可貸耶。各督撫等。其飭屬留心稽察。實力整頓。所轄之地。如有藉端建立府省公祠。糾合匪類。健訟擾民。如江西惡俗者。一體嚴行禁治。以維風紀而正人心。毋得僅以文告奉行故事。

○三十一年

諭。據王檢奏粵東隨祠嘗租。每滋械鬬頂兇之弊。請散其田產。以禁刁風等語。其意特為懲兇息訟起見。但欲豫防積弊。遽將通省鄉祠田產紛紛查辦。恐有司奉行不善。吏胥等或致藉端滋事。而族戶人等。賢否不齊。亦難保無侵漁爭攘之弊。徒多擾累。況建祠置

產。以供祭祀贍族之資。果能安分敦睦。如宋臣范仲淹義田之制。閱今已歷數百年。其遺規何嘗不善。若倚恃族蕃資厚。欺壓鄉民。甚至聚衆械鬭。牟利頂兇。染成惡習。其漸自不可長。此等刁風。閩廣兩省為尤甚。邇年來遇械鬭傷人之案。皆究明兇手。儘數抵償。入於情實。不與尋常鬭毆同科。至買兇頂兇之犯。亦令部臣嚴定條例。盡法懲治。雖較前稍知斂戢。而澆悍之俗。尚未能盡除。嗣後令該督撫嚴飭地方官實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產豐厚。以致糾合族衆械鬭斃命。及給產頂兇之事。除將本犯按律嚴懲外。照

該撫所請將祠內所有之田產查明分給一族之人俾兇徒知所儆懼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業以贍族人於風俗人心較有裨益不動聲色為之以徐著將此通曉各省督撫飭屬一體留心妥辦○四十

六年

諭劉天成奏請嚴浮費之禁以裕民生一摺其意在於去奢崇儉返樸還淳言之亦竟動聽而行之實有所難如摺內所稱居樓園館一日輒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宦家奴隸僭肆奢華妄誇文繡等語未嘗非真實情事但此等

風俗。積漸使然。國家承平百餘年。生齒日繁。京師為萬方輻輳之地。各省省治。與夫蘇杭漢口香山大馬頭之類。百姓耳濡目染。非鄉隅偏僻可比。由儉入奢。勢使然也。若如所言。即京城言之。朕何難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及巡城御史。轉飭司坊各官將茶坊酒肆一切花費錢財之地。盡行封閉。飭禁。其有僭越定制安享侈靡者。訪拏究處。即外省大市鎮各處亦可俾各督撫實力查禁。當此政法嚴肅之時。何慮不令行禁止。然朕既不能道德齊禮。以成丕變之休。即不得已而齊以政刑。亦當務其大者。儻以閭閻浮費之故。

輒繩以國法。輕則不足示懲。不過陽奉陰違。重則未免已甚。朕不為已甚也。是使民未蒙崇儉之益。而先受滋擾之紛。亦豈政體所宜。況每歲秋審。謀故殺人之犯。已不勝誅。豈能將侈肆越禮之人。復一一繩以三尺乎。此時朕非不能辦。實不忍辦。亦不必辦也。且其事亦多有不便於民者。即以官員服色而論。從前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間。屢經臣工條奏。然行之究無實濟。即如繡蟒一項。若概不許服用。勢必將舊有者藏之篋笥。而令其另置織蟒服用。爭購居奇。轉滋耗費。自不若任其穿用之為便也。夫湆樸難復。古道

不行。如三代井田之法。豈非王政之善。當時所謂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亦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近世人情日薄。誰肯先公後私。即均田亦稱善政。窮儒往往布此以爲必應行。而在今日亦斷屬難行。無論奪富以益貧。萬萬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餘。亦終不能補貧人之不足。勢必致貧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貧。亦何賴此調劑爲耶。朕宵旰勤求。未嘗不欲民風敦樸。户有蓋藏。而習俗日趨於華靡。殆非條教號令所能飭禁。譬如江河之向東。誰能障之使西流耶。亦惟崇儉尚樸。願内外大小臣工。

不可不存此心。以期漸就返古還淳。俾四民知所則效。此則我君臣所當知愧知懔而已。劉天成此奏。若以為嘉奏疏則可。若以為目今治世之良法則未然。著發鈔。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嘉慶五年

諭。朕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欲敦民俗。先飭官方。我

皇祖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年。

特頒訓諭。文職自督撫司道以至州縣。武職自提鎮以至參游。

誥誡諄諄。務俾文武大小官僚。各揚其職。朕敬念

先猷。時時恭覽。仰見
皇祖訓俗型方。儆於有位。實萬世所當奉守。惟各衙門
遵藏日久。止循例入於交代。未必能身體力行。是我
皇祖埀訓之深心。視為具文。安望其循名責實。無負朝
廷設官分職之意乎。現在各省文武大臣官員等。辦
公餘暇。未必盡習於荒怠。亦或留心典冊。從事蒐求。
但與其涉獵詞藻各書。何若恭繹
聖訓。砥礪官箴。以為化民成俗之本務。再各省頒行
聖諭廣訓十六條。
聖祖仁皇帝挈其綱。

皇祖世宗憲皇帝詳其目牖民覺世剴切詳明近有御史條陳請製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論宣諭百姓朕思

聖諭廣訓綱舉目張朕即另製訓辭亦斷不能出

聖祖

世宗範圍至於整飭百官朕亦惟有稟承

前志以期實力奉行大小臣工但能恪守

彝訓即不殊朕躬誨言各督撫提鎮等其董率所屬勉

思職守敬奉

成模庶幾地方營伍日有起色用副朕顯承

謨烈申諭官常之至意。○又

諭朕恭閱乾隆六年

實錄內。欽奉

諭旨。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必以風俗人心爲之本。人心

正則風俗醇。而朝廷清明。國祚久遠。胥由於此。

聖諭煌煌。實爲萬世治道之準。我

皇考承

三朝重熙累洽之後。其時海宇安恬。綱紀整飭。然猶朝

乾夕惕。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而於風俗人心之本。尤

三致意焉。朕寅紹

丕基勤求治理惟恐弗克仰承
謨烈夙夜滋懼況人心漸不如古風俗日趨日下朕敢不敬念
先猷亟思化民成俗之道乎夫化民成俗必先使百姓勿惑於邪同趨於正而後教化行孔子之教萬世尊崇此外如釋道之流雖非正教然漢唐至今未嘗盡行沙汰且其服飾住持自成一類即有滋事為匪者無難立時辨識若近世所稱白蓮教其居處衣服與齊民無異即一家之中同居數人其習教者與不習教者無由分別地方官吏因有邪教之目輒事

查拏。往往藉端勒索。不問其入教與否。惟賄是求。甚至有鄉閭椎魯。全不識字之人。任意妄拏。指為邪匪。而實係習教傳徒者。轉置之不問。良莠不分。激成事故。遂致赤子弄兵潢池。勦捕頻年。迄今未靖。其實從前查拏劉松宋之清及劉之協。因其潛蓄逆謀。並非因白蓮教之故。昨已將辦理劉之協緣由。宣示中外。並親製邪教說一篇。申明習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拏。其聚衆犯法者。方為懲辦。原以此等愚氓。但能安靜循分。即不必過事苛求。初非欲留此白蓮教之名。任蚩蚩者日趨於惑也。夫正學昌明。則歧途自絕。

教化之行。必先自上。朕勤求治理。日有孜孜。惟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內外臣工。果能咸體朕意。精白乃心。大法小廉。共襄郅治。凡有教化斯民之責者。平日實心訓迪。默化潛移。引之規矩之中。而消其暴戾之氣。若地方果有不逞之徒。或行兇滋事。或糾衆抗官。原當執法究治。何必問其所習何教耶。總之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聖賢心法治法。無踰於此。朕所由紹

聞衣

德。願與大小臣工。端本善則。共牖斯民於蕩平正直之

途也將此通諭知之○六年

諭給事中周元良奏請崇樸黜華飭諭近侍王公大臣於一應婚喪服色務敦節儉並請飭交禮部將民間婚喪嫁娶居室車馬服色查明定例示禁一摺所奏皆係久經飭諭之事且有勢所難行者朕素喜節儉一切起居服御從不肯稍事紛靡自親政之初即降旨停止貢獻禁絕苞苴以期轉移風氣日就敦龐乃朕天性使然並不因在二十七月之內務從簡約若釋服之後由儉入奢又尚繁麗此時亦不必辯說久當共知朕意矣前因釋服屆期恐內外臣工因朕即

吉。或有呈遞如意等事。早經豫為飭禁。現在一切典禮。俱已完備。朕持服之期有盡。而感慕之思無窮。至於躬行儉德。為天下先。俾海宇漸還湻樸。此尤永矢弗渝之素志。方今生齒日繁。即果能相率以儉。猶恐日用不足。第由奢返儉。其事不易。亦惟有默化潛移。庶風俗益敦古處。豈在多為厲禁。且官民婚喪嫁娶。及居室車馬衣服。貴賤原有等差。但亦止能禁其僭越無等。如衣服中貂褂。其不應穿用者。疊經降旨嚴禁。以示防閑。其民間婚喪一切用度。或豐或嗇。俱係稱家有無。豈可官為之限。若如該給事中所奏。敕部

定制通行。是使不肖吏胥。得以從中訛索。徒滋紛擾。而於化民成俗之道。仍無裨益。至請禁內城開設戲園一節。朕於嘉慶四年四月內。即明降諭旨。所有內城戲園。一概永遠禁止。不准復行開設。並諭令原開戲園之人。别營生業。該給事中豈未之聞。近因釋服以後。恐內城地方。或有希圖牟利。私行違禁開設之事。朕復諄諭步軍統領。嚴行查禁。亦不待該給事中陳奏始行飭禁也。周元良原摺著發還。○七年

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十八年七月欽奉

諭旨。滿洲習俗純樸。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鑑等書。繙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不繙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繙譯。使人閱看。誘以爲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鈔寫古詞者俱有。滿洲習俗之偷。皆由於此。不可不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考崇正黜邪。爲風俗人心計者。至深且遠。從前滿洲盡皆通曉清文。是以尚能將小說古詞。繙譯成編。

皇考深恐爲習俗之害。嚴飭禁止。今滿洲非惟不能繙譯。甚至清話生疏。其識清字粗曉漢文者。又以經史

正文。詞義深奥。難於誦習。專取各種無稽小説。日事披覽。而人心漸即於偷。此不獨滿洲為然。漢人亦更多蹈此陋習。如經史為學問根柢。自應悉心研討。至諸子百家。不過供文人涉獵。已屬藝餘。乃鄉曲小民。不但經史不能領悟。即子集亦束置不觀。惟喜古詞俗劇。及一切鄙俚之詞。更有編造廣為傳播。大率不外乎草竊姦究之事。而愚民之好勇鬬很者。溺於邪慝。轉相慕效。糾夥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不可不重申嚴禁。但此時若紛紛查辦。未便假手吏胥。轉滋擾累。著在京之

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各衙門。及外省之各督撫。通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將各坊肆及家藏不經小說。現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燒毀。不得仍留原版。此後並不准再行編造刊刻。以端風化而息詖詞。八年

諭湖北學政茹棻。因蒲圻縣劣衿熊士鼇抗糧縱兇滋事。自請議處一摺。各省設立學政。原欲其化導士子。訓俗型方。非徒以校閱藝文。遂稱盡職。蓋士為四民之首。學政於平日誠能盡心訓迪。令士子循循然動遵法度。而士子等又各於鄉黨中。互相勸喻。俾人人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姦宄潛消。善良蔚起。士習端而

民風厚。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也。今熊士鼇身列膠庠。敢於抗糧縱兇。釀成龔如昇等糾衆劫獄鉅案。此等劣衿。自由平時失於教導所致。茹棻到任已久。咎有應得。著交部議處。至各省學政職司學校有教士之責。與其俟該生員等有抗糧包漕唆訟武斷。種種不法之事。犯而後懲。曷若正其趨嚮。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總之道政齊刑末也。道德齊禮本也。德禮之化。非平日漸摩涵育。焉能蒸蒸丕變。著通諭各學政。務於敦崇教化。庶庠序皆循規矩。閭閻得資表率。用副朕端本善俗至意。○又

諭八旗子弟。大半沾染習俗。而該管官又不實心化導。隨時約束。將何以使之遷善遠過。漸返敦龐乎。八旗滿洲。一佐領下。多不及數百人。戶不過數十家。其居址雖不盡毗連里巷。而散處較遠者。亦止在數十里之內。該都統副都統。猶如外省督撫。參佐領猶如兩司道府。驍騎校猶如州縣。試思州縣所轄。地方遼闊。戶口繁多。尚應周察無遺。豈一佐領下人。轉難管轄。惟在該管官平時留心稽考。孰為安分守法。有志嚮上。孰為不守正業。怙惡不悛。申詳參領都統分別勸懲。則善者益樂為善。即不肖之徒。亦知懼而不敢為

非矣至於參佐領驍騎校如果實力奉行著有成效該都統等亦當酌量保薦予以優奬如有怠職者即據實參處毋稍回護庶旗人等共相儆勸漸摩嚮善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十五年

諭御史伯依保奏請禁小說一摺坊本小說無非好勇鬬很機褻不端之事在稍知自愛者尚不為其所惑而無知之徒一經入目往往被其牽誘於風俗人心殊有關繫本干例禁但日久奉行不力而市賈又以此刊刻取利其名目尚不止如該御史所奏數種著五城御史出示曉諭禁止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銷毁

亦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向坊市紛紛挨查。致有滋擾。

〇十七年

諭。常明奏查禁川省傳習無為老祖邪教緣由一摺。據稱該省從前教匪未起以前。曾有無為老祖教名目。其教亦崇奉神佛。惟習教之家俱供

聖祖仁皇帝龍牌。曾經地方官嚴行查禁。自教匪平定後。近年以來。未聞復有此教名目。現仍密飭嚴查。並曉諭令各首明悛改等語。邪教惑眾斂錢。最為風俗之害。若不及早禁絕。日久蔓延。轉難查辦。該省從前既有此項無為教名目。不可不嚴密稽查。湔除惡俗。

至習教之家供奉

聖祖仁皇帝龍牌尤屬無知妄為我朝自開國以來

列祖

列宗皆有深仁厚德淪浹陬澨凡含生賦性之倫同深

感戴但供奉

龍牌國家自有定制即王公大臣等亦不敢私行尊奉

況屬編氓何敢妄行僭越或係該省紳士從前有荷

受

聖祖仁皇帝厚恩者冒昧尊崇罔知例禁倡始於一二

家其附近無知小民遂轉相尤效急應廣為示禁著

該督即查明前此曾有傳習無為教地方。令該州縣剴切出示。家喻戶曉。俾知

聖祖龍牌。非小民家所應供奉。如有現供

龍牌。地方官敬謹收請尊藏。儻經示諭之後。仍有不遵者。即治伊等以越分僭妄之罪。務使鄉曲愚氓羣曉然於守義安分。不敢陽借崇奉之名。陰庇邪慝之術。稽查化導。漸淨根株。庶經正民興。地方日臻綏靖。

又

諭。給事中葉紹楏奏。民間邪教。最干法紀。每因傳播日久。姦宄叢生。請飭令各督撫臬司出示曉諭。將律定

罪名。刊刷通行。俾小民深知違害。自行改悟。並請令各督撫體訪各該省習俗所易犯而大干法禁者。一一摘錄律文。明白曉諭。廣為禁止等語。自古聖賢立教。惇敘彝倫。惟君臣父子之經。仁義禮智之性。為萬世不易之道。朝廷之所修明。師儒之所講習。必以此為正軌。他如二氏之學。雖儒者弗尚。以其法歸於勸善懲惡。亦猶虞書迪吉逆凶之義。故神佛祠宇。列入祀典。瞻禮祈禱。亦律所弗禁。至若創立教名。私相授受。行蹤詭秘。惟恐人知。斯則始於一二姦民。倡為邪說。其意專在傳徒斂錢。而愚民無知。惑於禍福之說。

輾轉傳習。迷不知返。其初不惜捐貲破產。飽首惡之囊槖。迨經官府查辦。則為從徒黨。亦與為首之犯同罹法網。貽害多人。深堪憫惻。如近日直隸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等省。每有奏辦邪教及會匪等案。其案由雖各不侔。而蚩愚被誘。其情節大率相類。此等頑民。既經破案。不能不嚴行懲創。若先時化導。或可冀其覺悟改悔。陷法者少。著該督撫各就該省情形。敘次簡明告示。通行曉諭。使鄉曲小民。羣知三綱五常之外。別無所謂教。天理王法之外。他無可求福。從正則吉。從邪則凶。即間有一二莠民。設法煽誘。而附

和無人奇衺自以漸滅熄。風俗人心。庶可日臻湻樸。至該給事中請飭各督撫等。刊刻律文。廣為曉諭一節。國家明罰敕法。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必將所犯罪名。出榜曉示。原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知所畏懼。而犯法者相仍。豈刊布律文。遂能止姦禁暴。況律文各有精義。乃朝廷用法之大柄。又豈編戶愚氓所可家喻而戶曉耶。所奏不可行。○又

諭。各省邪教之起。其始止於燒香拜會。聚衆斂錢。或由數人至數十人。多亦不過百餘人。地方官一經訪聞。隨時拏獲。按律懲辦。邪說自可漸熄。無如州縣因循

怠玩。於所屬邨鎮匪徒夜聚晝散。傳教授徒等事。俱視為故常不加究詰。久之姦民徒黨衆多。潛懷悖亂。養癰滋蔓。貽害至不可勝言。前特降旨寬免地方官失察處分。以除諱匿之弊。仍恐伊等存畏事之見。不認真查辦。著再通行申諭。嗣後各直省州縣官到任後。先周歷邨莊。稽查保甲。將境內有無邪教。申報該管上司。如訪有萌糵。立即查拏究辦。毋稍玩泄。儻飾有為無。化大為小。經上司訪聞。將該州縣從重參處。若州縣詳報。而上司諱匿消弭。准該州縣直揭部科。代為陳奏。將該管上司嚴懲不貸。○十八年

諭。從來治民之道。教化為先。國家撫有黎庶。設羣有司。畀以司牧之任。所以迪牖斯民。俾日興於善。非第催科斷獄。即可稱為良有司也。近來各省地方官。積習因循。稍能守法奉職者。已不可多得。至於教化之事。則置焉不講。間有恥為俗吏。勤思治本者。鮮不視為迂談。朔望讀法。孟冬鄉飲。皆著於令甲。舉行者蓋已寥寥。況實能導民於善。更化易俗者乎。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者。為盡人所當知當行。凡在四民。舍此則無以為人。地方有司。舍此亦無以為教。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官吏不修正教。無

怪愚民習於邪教其初大率為學好修福之說所惑
因愚入妄而至於犯上作亂及罹於罪辜國有常刑
而實皆由於地方官教化不興以致陷溺斯民至於
如此語云邪不勝正所謂正者即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嗟我良民何辜受邪說之害朕思之實為憫惻着
通諭各直省督撫轉飭該州縣等於所屬民人實力
化導宣講
聖諭廣訓務俾家喻戶曉久之人心感發知仁而有所
不忍為知義而有所不敢為則正教昌明邪說自熄
矣至生監為齊民表率尤當束身名教共相砥礪着

各學政督率教官。加意訓迪。於歲報優劣。秉公甄別。俾知有所勸懲。再習尚侈靡。尤為風俗人心之害。近日民間服食器用。競尚繁華。以致物力匱乏。民貧則姦邪易生。不可不示以節制。並著該地方官嚴申禁令。務俾崇儉黜奢。先義後利。庶幾習尚日端。用副朕敦俗化民之至意。○十九年

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內。因旗人婦女有燒香游蕩耗費錢財一案。欽奉

諭旨。八旗都統副都統等。管轄八旗人衆。當如父兄教

訓子弟。留心管束。並非止令其辦理旗務。挑選兵缺已也。著飭令宗人府八旗王大臣等。嗣後務將各該管旗人。嚴行約束。並傳諭各該族長參佐領等。留心稽查。儻再有此等事件。將該管王大臣一併治罪。欽此。

聖訓煌煌。仰見我

皇考整飭八旗敦崇教化至意。彼時王大臣等。管理旗務。已不免懈弛。致有婦女入廟燒香違犯禁約之事。今相距又幾三十年。管旗王大臣。因循懈怠。日甚一日。旗人中忘本蔑義。上年竟有事出人情物理之外

者。朕思之深為寒心。不忍形諸紙筆。夫習俗日漓。皆由於教化不講。今之王大臣管理旗務。不過謹慎自持。挑缺無弊。再於查城閱操。按期不爽。已自以為奉職無忝。殊不知此皆循分應管之事。至於根本之地。必如

聖訓所云若父兄之教子弟。使八旗少壯。服習訓言。遷善遠惡。爭自祓濯奮興。以勉為楨榦干城之選。斯不愧統率之責。今都統副都統。以及參佐領等。任旗人之日即游蕩。視如秦越人之肥瘠。試思游蕩則不務正業。耗費日多。耗費多則身家匱乏。不特卑汙苟且

之事。皆所不免。甚至邪慝引誘。亦被其煽惑。背禮義而忘廉恥。其害可勝言乎。化導之法。亦非必執人人而耳提面命。但使居高提倡。使知有善則必勸。有惡則必懲。稽查密而賞罰明。則羣然以天理為必當循。以王章為必當畏。父誡兄勉。蒸然嚮風。將見習尚日淳。賢材輩出矣。管理旗務王大臣。務各矢公忠。勤思國本。以勉副朕諄諄訓迪之苦心。○又

諭。御史申啟賢奏請飭令地方大員。崇儉去奢。以培民氣一摺。國家設官分職。牧養斯民。期於家給人足。然後人知自愛。敦禮節而恥為非。若地方大吏。不知愛

惜民財。不肖州縣。專事逢迎。於上司過境。豫備供給。車馬則有科派。食物則有官價。一切擾累地方。胥吏復藉端苛索。斂錢包攬。弊竇叢生。閭閻生計。安得日臻饒裕。其上司到任三節生辰陋規。及謁見門包等項。屢經嚴禁。第恐陋習相沿。未盡革除。上官既取之屬僚。屬僚有事。自不得不為包庇。甚或演戲燕會。飲饌服物。侈靡相尚。民間相率效尤。財力日匱。邪僻干法之事。遂至靡所不為。於吏治民生。均有關繫。各直省督撫司道大員。惟當潔己奉公。崇儉黜奢。躬為倡率。惜民財以節浮費。俾戶慶盈寧。治登淳樸。收轉移

風化之實效。朕於諸臣有厚望焉。○又

諭。御史申啟賢奏請嚴禁賭博以靖民風一摺。聚賭為藏姦之藪。始而朋比為姦。引誘良民。及至傾家蕩產。流落無賴。則又相率偷竊。甚或藉賭博以招致愚民。潛謀不法。即如本日刑部呈遞姜道學供詞。內稱該犯因賭錢始與馮克善認識等語。足見邪匪聚賭。即藉以引誘愚頑。在稍知畏法者。不肯附從。而闇不畏死之徒。從此滋生事端。不可不防其漸。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實力查禁賭博及窩賭之家。儻有如該御史所奏。每逢民間賽社廟會。設立賭棚。各州縣管門

家人及捕役等索費賣放情事。即嚴拏從重懲治。以副朕除莠安良之至意。二十年

諭治民之道。不外教養兩端。六禮節性。八政防淫。古者道人木鐸。宣諭化導。使人易知易從。意至善也。直省生齒日繁。民愚易惑。近日傳習邪教匪徒。如白陽紅陽大乘無為。以及天主教各種名目。輾轉煽誘。罹法者衆。朕甚憫之。地方有司。日役役於簿書錢穀。而於化民成俗之原。懇焉不講。甚非所以佐朕致治之意也。因思各省學政。皆慎簡儒臣。畀以教化之責。且按試州郡。遠邇必周。於該省風土人情無難察訪周知。

姦民倡為邪說顓蒙從而習之或誘於財利或溺於淫邪均各有受蔽之由著該學政各就按試之地察其民人所易惑者作為論說剴切化導其詞無取深奥但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淺近使農夫販豎皆可聞而動心發交各州縣官刊刻印刷於城市鄉邨廣為張貼務俾家喻戶曉知所從違至士為四民之首該學政於接見士子時尤當諄切訓誨使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倡率鄉閭身以先之言以喻之由寡以及衆由親以及疏蚩蚩者氓耳濡目染有所觀感而興將日用飲食羣黎徧德久之遷善遠惡翕然

成風斯邪說不足以誘之矣○二十一年

諭百齡奏禁止鬻妻溺女一摺民間溺女最為惡俗該督於所屬三省州縣倡率捐置育嬰堂收養遺嬰如仍有溺女者查明照例治罪各地方官果能行之以實其惡習自可漸革至鬻妻一事大率出於無賴游民然果使衣食有資亦孰肯輕於離異家室此又在親民之官為小民熟籌生計能使人習勤勞俗敦儉樸富者餘於所蓄而有賙恤之施貧者足以自完而無飢寒之迫則衣食足而廉恥生庶妻孥皆可以相保是又教與養相因不徒恃法令之禁止也○二十

二年

諭御史卿祖培奏請飭各省學政講明朱子全書以端士習一摺。教化為立政之本。以正人心。以厚風俗。非特各省學政。當講明正學以端士習。即督撫藩臬以至道府州縣。各有治民之責。皆應隨時化導。俾小民遷善遠惡。力返澆風。宋儒朱子全書。固足以闡明經術。而五經及四子書。炳若日星。若在官者各能身體力行。以為編氓倡率。亦何不可收世道人心之益。朕前降諭旨。令牧民者惟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教民之先務。直省大小官吏。果能仰體朕意。實力奉行。

廣為勸諭。使父誡其子。兄誡其弟。久之漸摩成習。薰德而善良者衆。日計雖不足。月計則有餘也。其有愚頑梗化之徒。狃於邪說。則明刑所以弼教。化導與懲創。相輔而行。使民知畏法而生懼心。即漸知慕義而生愧心。至於有恥且格。則經正民興。自無邪慝矣。

二十四年

諭。朕聞盛京近年賭風甚熾。往往開場設局。招集多人。羣小狎居。習於匪僻。大為風俗之害。從前富俊在將軍任內。查禁頗嚴。稍為斂戢。及賽沖阿接任。一味和平。該賭匪等又復肆無忌憚。松筠素性寬緩。當力加

振作。訪有聚賭場局。即行嚴拏究辦。使兵民等咸知戒懼不敢為非。正所以保其身家。不獨賭博一事。凡事皆當留心約束。不可一味姑息也。○二十五年十

月

諭朕恭閱

皇祖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聖諭。朕聞外省百姓。有生計稍裕之家。每遇喪葬之事。多務虛文。侈靡過費。其甚者至招集親朋。開筵劇飲。謂之鬧喪。且有於停喪處所。連日演戲。舉殯之時。又復在途扮演雜劇者。從來事親之道。生事死祭。皆必

以禮。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者。均為非孝。況
當哀痛迫切之時。而顧聚集親朋。飲酒演劇。相習成
風。恬不知怪。非惟於禮不合。抑亦於情何忍。甚有關
於風俗人心。不可不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祖崇儉去奢。風世厲俗之至意。近日京師及外省。風
氣競尚浮誇。亦不獨喪葬一事為然。國家定制。凡婚
葬祭祀。官員士庶。各有一定規制。若以侈靡互相矜
詡。動致非禮僭越。記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以一事之
趨於習尚。蕩費資產。不念生計。甚至務虛文而蹈侈
踰。其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亟宜嚴申禁令。以挽

結習著步軍統領及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將民間婚喪等事悉照會典所載規條刊發徧行曉諭務令祇遵不得習尚浮華有違定制仍著該管各衙門隨時稽察如有不遵例制者嚴行究辦以副朕敦本務實至意